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郡人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許遠猷子嘉參閱

何翰林集

書

何良俊

與王槐野先生書

後冠茂法門辭

良俊喜論當世之事，後聞寧藩首難，陰遣人邀致陽明先生，先生脫身走下縣，徵兵討賊，不踰月而元克。

皇明經世編

何翰林集
卷之一

皇明經世編

一

平露堂

就擒江漢底定。武皇帝南巡時喬白巖先生分守留都。武皇帝有隨駕總兵江彬陰欲圖逆方貴幸用事變在肘腋先生隨時折之中其隱曲故姦宄寢謀又思一見其人未見白巖先生轉北太宰去廼杖策渡浙江欲走見陽明先生值陽明方有廣東之命已就道又不克見乃探禹穴覽會稽之勝以歸時乙酉之冬良俊年二十矣于王霸之餘畧倚伏之要害亦已畧得其概矣良俊憶自頃歲嘗謁西玄馬先生先生亟稱曰今海內善爲古人文者惟我關中槐野

王先生及受官來。拜先生于庭。見先生言辭爽朗。儀狀軒舉。及先生進良俊于坐。則聞先生之論。其言西北與東南事甚悉。蓋西北自青神。余公釣陽。馬公。遼庵。楊公。晉溪。王公以來。其經畧之迹。凡邊城要害。與道里近遠。以至言動食息。雖細小猶能記憶之。若陽明。南昌之捷。白巖留都之事。雖南人有不能盡知者。先生蓋屈指計之。若道前日事。則良俊昔以不及見四公。常悵悵不能去心者。今幸取償于一日矣。其爲慶幸當何如哉。自先生行後。南中之事。漸不可問。夫

去年之夏寇之在柘林者，纔八十人耳，不以此時剿滅，翫敵養寇，以至今日者，將孰任其咎耶？今賊人恣肆，又年半餘矣，諸公尚未聞有廟勝之筭，而事體乖違，有不可以枚舉者矣。夫統三軍，援桴鼓，使士卒樂效者，將帥也。今將帥領士卒臨陣而斗，米尺帛皆取給于有司，有司每每節縮財費，不稱功賞。夫李廣之爲帥，朝廷賜予，悉陳之廡下，使士卒裁取爲用，以李廣名將，其待士如此，尚不能以得志，今將帥欲用士卒之命，而有司每失士卒之心，雖使李廣復生，欲其

制勝得乎。夫古之善將者，必欲得素撫循之士用之何也。蓋素出撫循，則恩既素結，信亦素孚，威又素足，相脅服如手足腹心，有不待告諭而自相捍衛若出一體，故廉頗在燕，思用趙卒者是也。今敵人壓境，始差某將官提某處兵若干赴敵，將與士卒不但素不識面，亦且不知姓名。若此，雖使廉頗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桓文之畧，蓋不世出。然其所以勤王定霸者，猶賴節制之兵。今之坐而談兵者，每言陣法。夫南中溝港鱗次，屋廬櫛比，陣法固不可用。然獨可無紀律。

乎。夫古之用兵者，曰奇曰正，曰犄角，曰形格，曰勢禁，曰三疊，曰魚麗，曰長蛇，曰九宮八卦，蓋變幻莫測，而終不失正。故穰苴係武，韓信李靖之所以取勝者，此也。今合數萬之衆，總爲一隊，驅之赴敵，一人失利，萬人奔潰，則雖穰苴孫武，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敵人爲鬼爲蜮，詭譎萬端，前有賊從嚴浙，由歙州歷寧國太平抵南京，止五十七人耳。已至安德門外，而探細者，猶言五百人，或言千人。蓋緣賊人六七爲羣，窟伏草莽，一去一來，一起一伏，如循環然，莫測

其端此正所謂以寡爲衆以弱爲強蓋得兵法之秘
矣校之我軍或千人或萬人總爲大隊一敗則不可
復之者相去何如哉古之用兵言天時言地利言人

今之兵多以此致敗

和夫天時彼與我共之者也然察其性辨其俗因是
以乖之者其變不可勝窮也若以地利言之則彼已
久處內地出入慣習且裸形疎理不畏暴露去來剽
疾有若飄風而我一時調至之兵茫無所知且進退
持重難與爭鋒則地利之不如彼也明矣若以人和
言之則彼犯波濤越瀛海出萬眾一生之中以處我

土此正所謂同舟以濟。雖吳越可使相救者是也。若我軍之爭功競利。雖當事諸公猶不能不為異同。今以無知之將卒。但營日前者。若羊之在群。可望其無相抵觸乎。則人和之不如彼也。明矣。今之主征剿者。則誦招撫主招撫者。則誦征剿。欲用鄉兵者。則以調兵為無策。欲調客兵者。則以鄉兵為失計。皆非也。蓋征勦者。勦海外之寇。招撫者。招中土脅從之人也。陸祠祭嘗言。未有不知虜情而可以會戰。未有不搖敵心而可以取勝者。此二言最為切要。今當大張曉諭。

明著賞格。有能斬敵人首級來降者。賞以幾品軍職。斬賊衆一人首級來降者。賞以幾十金。縱不能致其必來。但此諭一布。敵人攜貳必不深信內地之人而內地之人心一動搖。亦必不爲敵人盡用。乘時征進。或可爲勦滅之一機會也。况敵中總統者何人。其分領頭目有幾人。今皆不能詳知。夫群犬分布于庭方戢戢而臥。投之以骨。則衆起而爭之。自相搏噬。此勢所必至者也。或更募萬金。灰土得數人者。投入賊中。就中取事。又一機會也。今不知出此而但欲與之角。

力。良。俊。恐。賊。人。佻。狡。剽。悍。此。亦。難。以。得。志。矣。今。之。所。以。欲。召。募。客。兵。者。正。欲。爲。訓。練。鄉。兵。之。地。耳。蓋。三。吳。之。人。素。不。知。兵。今。賊。已。壓。境。則。猝。難。應。敵。故。暫。借。客。兵。禦。之。于。外。而。內。修。戎。政。此。正。其。時。不。然。則。遠。募。之。兵。豈。有。經。年。累。歲。久。客。而。不。去。者。今。客。兵。屢。至。而。鄉。兵。未。聞。訓。練。不。知。客。兵。一。去。竟。作。何。計。也。南。都。諸。公。嘗。問。良。俊。曰。三。吳。之。兵。果。足。用。乎。良。俊。應。之。曰。夫。吳。越。所。用。固。三。吳。之。人。也。項。籍。起。兵。吳。會。率。三。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卒。之。滅。秦。與。漢。角。立。其。所。用。固。三。吳。之。

人也。晉謝玄以五千人破苻堅三十萬之衆者。其所
川亦江東之人也。豈其時嘗借兵于他國哉。但史稱
吳之入越。川教士七千。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夫所謂教之云者。當徙木懸賞。以明其信。涕泣誓
告。以作其義。投醪舐癰。以結其心。耀兵揚威。以鼓其
氣。斬駢白刑。以申其罰。什表立約。以致其決。至于坐
作擊刺。射遠中微之事。則又其末務。而日夕所當究
習者也。不然。則募客兵而徒費餽餉。養鄉兵而坐糜
廩餼。終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今當事諸公。不知出此。

而日以募兵請糧爲言。夫山東之兵已一敗矣。狼兵
土兵已再敗矣。今苗兵已集而戍敗尚不可預料。倘
不得志。不知更何以爲善後之計也。竊計從去歲以
至今年。各府調至錢糧。無下數十萬。各府之錢糧有
限。而軍門之費用無窮。若兵連禍結。更一二年。又不
知將何以處之也。良俊嘗竊計之。當今爲理財之計
者。惟錢法門攤二者可講耳。夫天子所以開利源而
不竭者。惟錢耳。何也。蓋財之所出。不過天之所生。地
之所長。皆有限極。惟錢之用不窮者。以能權其輕重。

而伸縮之數。在我制之耳。今之司國計者。特以爲錢之用。不償鑄錢之費。故不敢倡爲此議。嘗考宋之鑄錢。有二十四監。今該于兩京十三省。及六塩運司。共計二十一處。開局鼓鑄。兩京以一戶部副郎主之。各省以一叅議主之。各塩運司以一運司判。或運副主之。而巡按御史。每加覺察。又先著爲令。禁民間不得以銅爲器。卽市中工匠。不得打造銅器。限三月之內。竝首告入官。官給其直。按宋真宗咸平四年之令。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竝奏裁處死。詔自今滿十五斤。

以上取裁餘第減之。則知宋之銅禁蓋嚴矣。又按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故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聽輸官。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罪。則知五代之銅禁亦嚴矣。蓋必嚴立銅禁。然後各處之銅。盡歸錢局。且良俊又考之古今之錢。唯五銖輕重。最爲適中。古以二十四銖爲一兩。若以古今度量較之。今之一兩。比古之八

錢稍劣，則每錢重一錢四分稍贏。通計每銅一斤，除銷鎔磨洗之外，當得錢一百五十有畸，大約一局每日有銅二百斤，當得三萬有畸矣。又當著爲令甲。大凡拘刷銅器，皆責之府縣。明造冊籍送局。管鑄官不得擅自拘刷，以致紛擾。其軍民有罪者，府縣許酌量贖銅送局，更或不足。然後有司以無礙錢糧買充。其合用工役人等，除番沙掌鈐高手，出直僦雇，其餘熾炭鎔銅磨洗之類，有司並以有罪人充。則于鼓鑄之費，不亦少省耶。近聞有人建議于雲南鑄錢，錢成則

迤至湖廣。由湖廣迤至南京。南京轉解京師。可謂失策之甚。即郵驛之費。已不可紀極矣。夫郵驛支應。皆百姓之脂血。國家之命脉也。夫已知鼓鑄之無利。况可又增不經之費。以益之耶。大凡事貴于因。能知因之爲利。則事省而功倍。今二十一局所鑄之錢。但當督令有司。立法就于所在行使。所易之銀。着令進表官。順帶進京。此所謂因之爲利者。非耶。或又以盜鑄爲言者。是不足深慮。夫所鑄之錢。必令盡數管解。所在巡按御史。給與舖戶。給散之日。須令當堂揀選。如

有攬和鉛錫或輕薄濫惡者管鑄官許令叅奏送京處以重罪其錢務要肉好周正輪郭分明則工費已不貲矣夫官局所用者官銅所役者公徒猶惜其重費則民間亦何利而爲之耶蓋不待禁而自息矣良俊嘗竊計之一局每日鑄錢三萬易銀可得五十兩則終歲可得銀一萬八千兩總計二十一局每歲幾有五十餘萬矣若銅少有贏工役少勤歲或加羨則于國計不無少裨耶若門攤一節則即使其法益密不足爲密耳則未有歸之朝廷者祖宗已有成法至今行之但其法未密利不歸于朝廷耳祖

宗之法，止稅店面。今當併及房室，每房一間，一年止可稅銀一分。然此法之行，必自貴近始。譬如勲舊大臣之家，有房千間，每年止該出銀十兩。夫勲舊大臣久享朝廷尊爵厚祿，每年出銀十兩，以裨國計，以爲齊民倡，豈非其所踴躍而樂輸者耶？至于民間，大率以中戶論之，有房二十間，歲輸銀二錢耳，亦不爲病。但恐有司不體上心，不知民隱，差委在官貪殘之徒，查勘房屋，懼有隱匿，再三覈實，而無賴小人，乘機漁獵，必有數次叫號，揮突轆轤于里巷之間，四出紛然。

民必大駭。此則深爲可慮者耳。良俊再三思之，以爲行之有法，蓋不煩官府，而自定者也。當稍倣古保甲之法，里巷之中，每十家編作一甲，其中推一富寔之家，定爲甲長，房屋之數，即令甲長勘寔報官，如有隱漏，十家之中，互相查覆，若更不實，房產入官，十家一體治罪，亦不必官府造冊，但須立定冊式，編定字號，著令甲長領出十張，將十家之房從實填註，一并送官攢造，其有拆毀倒塌，或有添造，亦要甲長率領原戶到官，扣改冊籍，其徵收稅銀，亦不必差公人下鄉。

如是而小民亦苦矣

但與定立期限，甲長預先取足，送官交納，如此則百姓免虛費，而朝廷收實利。良俊嘗私計之，每一歲之中，幾百萬有贏矣。是何可以不講哉！然此本非聖世之所宜言，但良俊以朝廷經國大計，大半取之東南，今東南被寇已三年矣，賴朝廷曠蕩之恩，已蠲一年之稅，然兵連禍結，恐猝未得解，縱倭寇即解，而焚劫之餘，尚須數十年休養，不知朝廷大計，將安取給哉！故早暮思之，以爲惟此二者可行耳。然良俊小臣也，處疎遠之地，不得言，而受先生之知遇最深，偶有

所見不以告于先生。則所以事先生者不盡也。先生處清切之地。亦漸有天下之責。知有益于國計。而不以告于朝廷。則所以事聖明者不盡也。良俊事先生者半年餘。見先生所論皆國家大事。不從俗爲里巷委瑣之言。敢冒昧陳之。

與塗任齋驗封書

倭寇

良俊不敢遽以海圖塵覽。以邇來賊人已入內地。則沿海未可經畧。今賊人旣去。則當事諸公當親至海上。相度險要。講求規畫。以爲善後之計。正在今日。良

俊請爲先生籌之。沿海一帶衛所聯絡墩臺碁置。

祖宗已有成畫。今苟一一議復。功已過半。至于柘林一處。賊人所以據爲巢穴。久處而不去者。正以此地去海斥近。旣便泊舟。且陸路往北。至閔行渡浦。直抵松江。水路從上橫涇而西。旣乏州縣。亦無聚落。去來無禁。直抵嘉興。則南可達湖州。杭州北可達蘇常鎮江。直抵南京。則是柘林雖小。實爲七郡之門戶。南都之喉舌也。今可不特加之意哉。先生即與總制諸公詳議。當于柘林地方。特設一衛。或添置一所。一面營

建一面奏聞仍令海防僉事督令附近各村訓練鄉兵。每月至木城校閱一次。而沿海一帶奏復舊規增築墩臺。日夕瞭望。添設游騎。往來巡邏。則海上有長蛇之勢。氣自百倍。縱虜人佻狡亦不敢揚帆西向。而東南可保無虞矣。

與都憲趙循齋書

柘林城

柘林築城一節起大事。動大衆。苟非詢謀僉同。安可輕有舉動。且此城議築。原發于某。昔日塗任齋在吏部時。某數與論事。任齋頗采納其言。後任齋贊畫裁

庵幕中某作書與之，以爲柘林雖一小鎮，然灘近而易于泊舟，路逕而通，無阻絕，實蘇松之門戶。嘉湖之喉舌也。不築一城以扼之，則是開門延賊，非長策便計也。任齋即持書入白裁庵公，裁庵公亦以其言爲可采，遂命任齋草疏上之。即蒙廟議允行。後有司以財力困匱，侵尋廢格。近大巡尚先生深體國憂，近詢民瘼，欲舉朝廷既寢之令，爲東南數百年久遠之圖，甚盛德也。然有司仍蹈故轍，且欲苟塞上官督責之命，爲一切目前苟且之規，將原議城基減去大半。

殊不知凡舉大事必當深思遠慮計出萬全苟或不
然後悔何及某諳籌之夫城之必欲展之使大者何

也蓋欲城不破必須軍民協守夫軍之所居者營房

也所食者月糧也既不土著亦無積聚欲望其寇至

而不去得乎且如柘林若築一城則西去金山城五

十里東去青村城三十六里其間皆無堅城可恃四

散之民必集于城中則城中皆土著之民有妻子有

積聚夫人孰不欲顧其私蓋好義奮勇之人千百人

纔一二人耳則人之所以守死而不去者豈必盡忠

勇耶夫亦顧其私也苟獨使孤軍守之既無私可戀。萬一寇至棄城而走則雖有堅城何所用之徒爲賊保耳故某謂不可不慎之于始者此也若夫城基之必起于某處必止于某處者則非某之所敢議也何也方太祖創業之初命信國公定建天下城邑蓋信國公既明將畧兼曉地理夫不明將畧則不知形勢之險要不曉地理則不知水泉之向背險要既失則不足以扼賊之衝向背若差或不能保其久而不察是何可以不慎耶。

與張西谷書

南京城守

僕五十始受一官，南北驅馳，已經三載，目中所見，皆狂醉人也。前日寇至常州，逼近京邑，僕以爲守禦當在境外，應選有材幹部屬，往彼相度險隘，以重兵扼之。丹陽句容之人，與蘇松不同，其人頗有膂力，可用。當急行，各操江巡撫，各村團結義勇人，自爲守。隨路截殺，比其至京，亦必重傷矣。乃漫不加省，逐日惟滿城鳴金，催督甓堠上城。今瓦礫山積，不知竟作何用也。畧無謀畫，講張太甚，十三門即梁夾其三，其餘亦

辰開申閉。抑遏貨物。不通往來。雖樵採亦不得進城。時陸五臺守水西門。弟即往見之。語之曰。君賢者。其所措置。當使十二門効法。夫京城之柴。皆仰給城外。君當大開城門。催督運柴入城。後縱有警。人心亦安。兵部即點兵民上城。雖單丁亦所不免。弟作書與屠兩江云。若督發單丁守城。但恐外寇未至。而內變先作。此不可不深慮也。幸而數日即解嚴。不然。人心動搖。其禍變當更甚于蘇松矣。

序

送大司徒孫東穀考滿北上序

大司徒

東穀孫先生爲南京大司空滿三年所將報政天子天子曰是能爲朕節縮財貨以贖朕之經費朕嘉迺勲是宜爲大司徒則以先生爲南京大司徒先生曰臣應奎服茲寵休述舊職稟新命何敢辭行有日時上海張鶚翼爲南京通政乃言于先生曰朝廷所任公者重矣公得無概于中乎夫國家歲有建置之政令若諸陵廟不飭上供之舟輦器服刑弊弗任河渠闕過弓矢諸兵仗歲久弛蝕百司廩

宇及倉庫傾圯不稱，有司上其事，事下大司空，計其工之大小，當其費，毋俾有贏不足，使事集。此大司空主之。然此直節其流耳。若財貨之源，蓋出大司徒。夫盡版籍之內，尺土一民，即尺土之毛，一民之賦，其歲所入，皆領于大司徒。大司徒會其計，以供百凡之經費。此非源謂何。余嘗計大司空之費，歲不能什一。其他若大祀、大禮、諸宗藩吉鹵禮數之繁縟，百官奉入各衛兵將之饋饌，遠夷朝貢，其燕賜之物，歲常什九。至于建大工，修巨典，軍興之需，水旱鹵荒之賑。

貸又不領于一歲之經費，是皆大司徒王之，則其任可不謂重且難哉！且予嘗聞之，善言事者常即小以喻大，今譬之一家有田十頃，歲收五百鍾，方其拮据經紀之初，止于立室廬，備衣食，謹窖藏，歲厯厯若此足矣。迨夫家漸侈大，僮奴日夥，講婚葬賓祭之禮，每事準先王典教，漸與貴勢人通問遺，必欲與等，且加腆，田廬漸廣，與里巷爭疆畔，日有關訟，費且十倍于前，歲入不加羨，又無他端，其勢將困。今天下極治，不知此何以爲大司徒上方欲用財，公亦有他端出之否耶？昔管仲以盭鐵

此今日之勢也

富彊齊國、漢興孔僅大修其議、桓次公著論非之、又
桑弘羊作平準法、盡籠天下之利、而卜式以爲弘羊
可殺、夫桑孔雖言利、然未嘗取之民、猶不失先王重
田農、厚木業之意、尚爲君子所不道、况今分毫盡出
田畝、本業漸失、故昔人喻之繭絲、夫繭者、蠶以螫其
身、言絲盡、則無繭也、又云、反裘而負薪、蓋懼其皮之
盡也、嗚呼、今行且盡矣、公得無深念乎、時鶚翼新有
貴陽之命、先生曰、予治其內、敢忘充腹、子理其外、慎
無傷其膚、鶚翼曰、敬聞公命、願公亦無忽鄙言、先生

曰諾先生遂行

送大司成尹洞山赴召北上序

司成

吉安之永新蓋有兩先生在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今有洞山尹先生夫永新雖壯邑然官在禁近者亦渺渺不時有有一人即能踔厲霄漢其所鑒必殊絕衆所謂千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蓋淵然疑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叅密謀徐出一論卽中機宜衆雖盈庭舉不能加先生故一時推可以定國是者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迺甲寅歲之五月

皇明經世編

何論林集
卷之一

司成序

七

平露堂

擢先生爲南太學祭酒。先生奉命而南，到官甫七日，繼有新命，則又以先生爲北太學祭酒。時留都士人以爲南北太學官等耳，其所養士多寡，與職業繁簡皆適等，不應數易地。夫以天子國學之師，乘傳而出，縣官除道郵驛具供，帳不易，南北旣等，又何必往來促數費，刷若此哉？予曰：是不然。夫聖天子重得士，故撤先生以教國子，然自先生之來，或者廟堂缺諷議之臣，一日國家有大計，天子下其事宰相，宰相方欲集衆思，命百執事議可否，百執事人持其說不

能下。或不能盡當宰相意。宰相曰。使尹先生在。顧不
當折其角耶。爲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
之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唯恐不速
耳。子廼以道里供頓爲念。噫。何陋哉。子之見也。然予
竊有以告先生。予讀劉文安呆齋集。至登極建言。其
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策。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未
復歸之。議政德學。則又敦本重內。有大舜修干兩階
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輦轂。每歲講武有成
畫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且盡。而南

虜狙狡，嚮惡。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聞矣。今當事者，日惟請兵聚糧，畧不講求備禦之策，蓋不能拒之海上，縱其一入內地，則室廬櫛比，溝港鱗次，彼得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彊兵十萬，竟何所施。古稱中國匈奴，各有長技，苟乖其長，難以制勝。夫調遣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乖其長者，非耶？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遁去。一年之後，遠兵既久，勢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虜船復集海上矣。東南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今被寇已二年餘。畧不聞訓。諫一旅而專。恃客兵無乃亦太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至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于此。尚庶幾設一奇畫。以副朝野之望。余于先生同郡人也。辱先生知愛最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予猶言之不置者。蓋以贊先生之決。欲先生不以觀望自沮耳。先生幸深念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輯

宋徵璧上木 彭 賓燕又

曾孫朱 質對臣較

朱中丞幾餘集

疏

朱 純

請明職掌以便遵行事

臣事權

臣欽奉勅命、一則曰凡應與巡按御史計議者、須同
議處而行、一則曰勅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從宜處

置奏來定奪，切照各省俱有撫臣，事體已定，無容講求。惟浙江福建素無撫臣，止是巡按御史專制。茲遇

聖明首建此官，不以臣爲不可任而任之，臣首膺簡

謂制不設，避職以爲其非德之手，地亦御

命，亦不敢以重大且艱而逃避焉。體統事權，自今日

史也。蓋亦謂其力之輕，故曰地亦御

始，將分御史之責任矣。其能平氣協力者鮮矣。此勢

也，亦情也。臣今日所處，將貪昧隱忍，委曲苟容，則辱

陛下之命，無用。臣爲將振作一二，舍舊圖新，則不便

者得以相間，不平者得以相攻。臣蓋無容足之地，後

來繼今者益難乎其爲力矣。臣謹昧死條陳，乞勅都

察院看詳集浙江等道公議上請明斷永垂典則臣

方已原目矣

動止皆有法守所司亦易奉行彼此相維且相安于無事矣

一伏覩勅命臣在杭州省城住劄居常嚴率所屬官員督理繁省錢糧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是五者乃撫臣常職也但今日之錢糧不流兵馬不練城郭不完軍民不安皆以奸弊之不除也姦弊之不除非病于因循則奪于勢利間有興革一得之愚與御史同住一城臣必不敢自用然或出

巡相遠。機會當乘。亦有不及計議者。臣則專之。仍行所司。申呈照驗。若窒碍難行。意見不合。御史當正言導臣。使自酌損。請勿徑施文移。以妨大體。蓋因循所貽。勢利所在。而臣以身任之。臣亦危矣。使臣已見諸行。而御史驟聽偏辭。徑行中制。則臣何以一朝居也。

一伏覩 勅命。遇有用兵。各該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才堪委用者。聽爾隨宜調委。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如不用命。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叅究者。叅究。事關軍機重大者。許以軍法從事。蓋提督軍

務與巡撫不同。軍機貴密。大事宜斷。道旁作舍。徒成掣肘。且一時利鈍。古人不能逆覩。他日利害。御史亦不能共分。顧事機緩急。或好謀寡謀。任事不任事耳。

今既付臣以軍務。許臣以開軍機。重大者以軍法從

事。則甲兵錢穀操練。調度墩臺堡塞廢置。增損衙門

此教若皆軍機之實也

官員。更移去取貨物。質遷有無化居。皆軍務也。警報之遲速。防守之勤惰。刻期之先後。臨陣之勇怯。禁示之從違。皆軍機也。梟首以至次杖。皆軍法也。乞照兩廣并南贛等處軍門事體。不必御史干預。

一伏觀 勅命福建漳泉等處海寇出沒地方有事
爾須往來督視設法剪除蓋謂之設法則使貪使詐
以功贖罪先擒後縱陽與陰奪或拔其本根或離其
黨援或舍其既往制其將來皆法也大抵治海中之
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
此難其言若照湯也
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聞此地事未舉而謗
先行効未見而肘先掣蓋山海洲數視爲表裏衣冠
劍戟相爲主賓利于此必不利于彼善于始必不善
于終此海道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至于守備

人員雖未盡賢，亦未必盡皆不肖，但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于公案。故總督備倭官黎秀等，有誣詞謗書之慮。把總指揮王麟等有言出禍隨之恐，且各寨查盤點閘，本以防姦，然委官始則吹毛求罪以獻功能，終至假廝作威以行冒臆，此風已久，日益甚焉。把總等官一聞委官到寨，神氣皆喪，披甲跪拜不暇。委官不過推官知縣，安然受之不疑。少有失禮，則煅煉羅織之獄已呈，充軍降級之禍立至，把總如此，尚望其任事任怨折衝禦侮耶。隨俗則有利

而無害、犯法亦害遠而利近。蓋所謂衣冠劔戟、上下可投、故山海淵藪、盤結不解、此各寨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今沿海地方責成于臣、今日不言、將來亦疑懼顧忌之不暇矣、亦乞照前事體、不必御史干預、若預臣事、則罪譴所在、當與臣分。是亦無用臣爲也。使臣專提其綱、海道副使分理其目。臣住杭州、副使住漳州、皆不時往來巡視、御史從而監察之、有見有聞、卽付海道、羣疑滿腹、姑觀其後、謗書盈篋、姑俟其成、查盤點闢、姑勿委官、吹毛之風息、則顧忌之心

輕各寨不職。責在海道。海道不職。責在臣身。如是而海防不舉。海寇不靖。臣甘伏欺罔之誅也。浙江海道亦然。

閱視海防事

革渡船嚴保甲

臣自贛州交代。行據福建都按二司署。都指揮僉事等官。路正等會議。呈稱。今日通番接濟之姦豪。在溫州尚少。在漳泉爲多。漳泉之姦豪絕。則番夷不來。而溫寧一帶。亦可少息。等因。到臣。因思海濱遐遠。難以遙制。乃入漳州。一面候勅。一面閱視海防。則大壞極

弊可駭可憂。臣今日不爲陛下明言之，則臣今日所行皆乖方違衆之事。市虎傳信，蕙苴損真。臣將來之罪亦自不知所終矣。蓋福建多賢之鄉，廷論素所倚重，而濱海不理之口，流言亦能動人。故官斯土者率以因循遷就爲自全計。雖有巡按御史除姦革弊，然巡歷不過一年，交代則成故紙。蓋威福之柄移于鄉評，是非之公亂于野史久矣。如軍國之需重務也，徵收之限重法也，惟福建則今年秋成始徵去年額，派逋負相繼，侵欺莫稽。卽此一事，有司之職守可知。

也。如總督備倭官黎秀奉有專勅，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海防其職守也。臣相見之初，問軍數，不知問船數，不知及令開報，則五水寨把總官五員，尚差職名二員，餘騰舊冊而已。稍加較對，通不相合。總督如此，其他可知。又如漳州衛與漳州府同城，官軍月糧少派三個月，至于銅山等所缺支二十箇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一十箇月，其餘多寡不等，無一衛一所開稱不缺者。又如戰哨等船，銅山寨二十隻，見在止有一隻，玄鍾澳二十隻，見在止有四隻，浯嶼寨四十隻，見

在止有十三隻見在者俱稱損壞未修其餘則稱未
造又如巡簡司在漳州沿海者九龍鎮等處共一十
三司弓兵九百五十名見在止有三百七十六名在
泉州沿海者苧溪等處共一十七司弓兵一千五百
六十名見在止有六百七十三名夫所恃海防者兵
也食也船也居止瞭望也今皆無所恃矣賊船番船
則兵利甲堅乘虛馭風如擁鉄船而來土著之民公
然放船出海名爲接濟內外合爲一家其不攻劫水
寨衛所巡司者亦幸矣官軍竄首不暇姦狡者因而

交通媒利亦勢也。如今年正月內，賊虜潯河良家之
女，聲言成親，就于十里外高搭戲臺，公然宴樂。又八
月內，佛狼機夷通艘深入發貨，將盡就將船二隻起
水于斷嶼洲，公然修理。此賊此夷，目中豈復知有官
府耶？夷賊不足怪也。又如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先，
被海賊虜去一妹，因與聯嫻往來，家遂大富。又如考
察閉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
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
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而惡

致。人。心。後。求。

林次，崖有高才，而不偶。一時便以自

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爲名，專運賊贓，并違禁貨物，夫所謂鄉官者，一鄉之望也，乃今肆志狼籍如此，目中亦豈知有官府耶？蓋漳泉地方本盜賊之淵藪，而鄉官渡船又盜賊之羽翼，臣反覆思惟，不禁鄉官之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也，故不恤怨謗，行令禁革，以清弊源。聖諭所謂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軍民，肆行殘害，甚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臣伏讀感發，仰知

天高聽卑，明見萬里之外矣。臣思所以處之，行據福建按察司僉事項喬等建議，請重保甲之令，謂倭寇番夷、佛狼、機等賊，倚海爲窟，出沒不時，誠難底詰。然此等非藉漳泉之民，雖不禁之而亦不來也。漳泉之民，非能家于海也。孰無父母兄弟，孰無妻子。要必有出門之期，還家之日也。其造通番大船，豈能運之以鬼神，成之于旦夕乎。豈能不依山而立，傍海而住乎。以有鄰官爲之，于首故小民不敢言官府不然則豈無一鄰里鄉黨，知而見之者耶。顧下之人畏故，惹禍而甘爲隱瞞。上之人貴安靜而不貴伺察焉耳。

正使責其伺察，亦不過排家立扁，虛應故事而已。則誰肯以迂緩之令，而犯切近之災耶？不然，此法行之於閩久矣。何浙人歲多漳泉之盜也？又據月港士民嚴世顯等條陳海道，謂保甲之法，甚切濱海之俗，舊嘗行之而鮮有效者，以阻于強梁，弊于里老，且無官府以督成之，宜乎効之不終也。又曰：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閩南之大鎮，人貨萃聚，出入難辯。且有強宗世獲窩家之利，凡一鄉防禦之法，皆不得施。今一方士民徒爲此等所累，莫不怨之入髓。每聞上司

之至皆以爲大有所更化。苟有以慰其望，百姓必謳歌于道，豈敢從之以作亂也哉？臣以官其地者之言如是，居其地者之言如是，而海防大壞，又如斯，曰：兵曰食，曰船，曰衙門墩臺等項，計非歲時所能整頓，而夷船賊船乘風往來，瞬息千里，又非倉卒所能捍禦。臣反覆思，惟不嚴海濱之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也。遂自十月二十八等日，督率有司行之，蓋卽古人比閭族黨之制。孟子鄉田同井之教，特後世行之不善，故見其擾而不見其成耳。反覆叮嚀，示以臣先任已行

之効指以今日行之以不擾守之以不縱不苛之法
申之以操縱在有司不可在巨室之戒盡削去繁密
科條宣揚 聖明德意徧給告示先之以不追既往
繼之以賞罰利害旬月之間雖月港雲霄詔安梅嶺
等處素稱難制俱就約束府縣各官交口稱便雖知
縣林松先慢其令亦稱今日躬行大有所得泉州府
申稱所示係甲牌格簡易明白永可遵守豈直沿海
地方可以譏察奸弊雖深山窮谷之中互相保隣則
盜賊不生風俗可厚焉有如近日之倡亂者哉乞勅

兵部會同吏部都察院，再加公議。如許臣革鄉官之渡船，嚴地方之保甲，以救倉卒不能捍禦之患。題請明旨，永爲遵守，仍乞天恩肆赦。凡在約束中者，卽爲良民。舊犯過惡，一切不問。許其自新。庶竭駑駘，次第修舉。廢墜，以復海防。以清海道。如臣所陳乖方逆衆，有損無益，亦就叅究罷黜。別推賢能，另立善法，以救大壞極弊，以圖久安長治。臣不勝恐懼待罪，激切頌瀆之至。

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誅獲海寇

竊照攘外斯可安內治近斯可服遠古稱夷狄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之入貢則懷之以恩入寇則震之以
威謂之化外至于中華之人動以禮法繩束固不以
夷狄之治治之矣我朝立法垂訓尤嚴夷夏之防至
今海濱父老相傳國初寸板不許下海歷代承平蓋
有由也伏觀大明律內一款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
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
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
知情故縱隱藏者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若誨而未行爲首者絞爲從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一欵若將人口軍器
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通同故縱者
與犯人同罪又見行事例一條官民人等擅造二桅
以上違式火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
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道劫掠良民者正犯處
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通行遵守今照各犯潛從
他國朝見國王皆犯謀叛之律潛通海賊嚮導劫掠
皆違下海之例使臣向日舉事稍有不密都指揮盧

錄用兵稍有不慎，則求貢諸夷在外洋交通，諸姦在城中，東南生靈懸于一綫。臣自不知所終矣。仰仗天威，擒斬各賊，皆在海島之外，戰陣之中，其交通諸姦，副使魏一恭亦稱憑賊。當時口報，次日報者，一切不准。至于所獲黑番，其面如漆，見者爲之驚怖。往往能爲中國人語，而失恃之徒，背公私黨，藉口協從，被虜之說，問官執持不堅，泛引強盜罪人之律，不究謀叛嚮導之由，衆證無詞者，則從比附以爲他日之地。稍能展轉者，則擬徒杖，供明徑欲釋放，叅詳協從，被

虜皆指良民、今禁海界限分明、不知何由被虜、何由
脇從、若謂登岸、脇虜、不知何人知證、何人保勘、若以
入番導寇爲強盜、海洋對敵爲拒捕、不知強盜者何
失主、拒捕者何罪人、皆臣之所未解也、且臨陣之際
生歎呼吸、非彼卽此、陣獲之賊、輕縱、陣亡之兵、何辜
連年殺戮之慘、何以懲創、况此海戰、非比陸戰、可以
貪功妄報、當時一一斬首、歸而獻馘、誰復議之、臣非
計功陞級之官、惟此議一搖、乃恭阿倒持之漸、餘燼
復燃、誰任其咎、故臣愚以治近斯可服遠、而倭賊亦

有天在頭上之詞，朝鮮國先有沿海亦將有事之奏，
良可察也。蓋中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窩
上則客賊無來踪，今入貢者既稱使臣，不知入寇者
又稱哄騙貨本，臣愚以爲遠夷畏服，在此一舉，召驟
速禍亦在此一舉。臣既欽奉提督軍務之命，乞勅兵
部議照臣先任南贛軍門事體，候駁行三司，從公會
問將衆證顯著，林爛四許陸陳四倪良貴奚通世顧
良玉劉奇十四等，容臣于軍門梟首示衆，餘賊監候
轉詳處決。其周良等乞勅禮部議照臣先奏事宜，仍

容入貢、一面移文日本詰問前賊入寇、國王有無知

稽天者日本商人、請國王此八本至浙江、候其貿易

情稽天等係何族屬、凡中國人到彼哄騙誘引者、俱

齊也。

係叛賊、徑許彼國一一行誅、具名奏聞、欲買中國貨

物、亦許入貢之期、報官交易、稽天等姑容緩歿、以俟

日本回奏、如此于國家恩威並著、稽天等苟存一日

足爲奇貨、一日而通番之賊、城社之徒、亦漸消沮、久

弛法紀、久廢海防、亦漸修舉矣。

海洋賊船出沒事 禁船出洋

草檄亦海舟之

惟照前項海船大小俱二桅以上、草檄則使槳如飛、

攻劫最利，此皆內地叛賊，常年于南風迅發時月，糾引日本諸島佛郎機彭亨暹羅諸夷，前來寧波雙嶼港內停泊，內地姦人交通接濟，習以爲常，因而四散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勝言，臣仰承聖謨成筭，克破雙嶼，分兵固守，外夷尚未傳聞，突如其來已失巢穴，故各船飄泊外洋，往來行使，乘空則劫，警報匆匆，且臣艸創之初，凡遇臣者率多裁抑侮弄，背于有過中求無過，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耶，臣誠寢食不遑，兼觸炎海瘴毒，外切憂危，內負

痛楚且夕不知歿所。別無謀畫可陳。惟沿海官兵保甲。嚴加防範。使賊船不得近港灣。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濟賊船在海久。當自困。相機追擊。乃勝筭耳。但以海爲家之徒。安居城郭。旣無剝牀之災。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濟。三尺童子。亦視海賊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往往倡爲樵采漁獵之說。動稱小民失利。或虞激變。鼓惑羣聽。加以浮誕之詞。雖賢者深信不疑矣。夫談虎色變。舉坐一人。秦越相逢。不驚肥瘠。今海洋日報有如此之船隻。則連年劫虜人家。豈

止此數而已哉。自臣觀之，海濱之利何限。小民之計，自存。近處捕取魚蝦，采打柴木，明例人情，原自相體。但如臣近奏犯人魏盛之詞，不以見獲雙桅旗號爲彼之非，乃以黃魚自古無禁爲臣之罪。此可具之狀詞，孰不可騰之口說耶。夫雙桅旗號，利不在于小民。連年劫虜，害實流于比屋。臣叨巡撫一方，則陸寇海寇，皆責在臣。未敢因噎廢食也。惟此出洋不禁，是止沸而不去薪，澄流而不清源。臣與海道等官，雖接踵受罪，固無濟矣。近准兵部咨開巡按浙江御史裴紳

條陳海防六事內一事所謂小民雖失山澤之利地
方實免殺戮之苦此議在臣未曾入浙之先彼老成
練達之臣豈漫言者哉蓋除惡務本之論不得不然
也臣不暇旁求自福建漳泉以至山東登萊皆有備
倭海道等官沿海衛所星羅碁布國初之制非徒設
也今山東海防已廢海警絕聞豈真無捕取魚蝦采
打柴木者哉山東無內叛通番之人耳使有此輩播
弄其間其爲雙嶼爲石澳等洋者又不知幾何矣伏
惟陛下明見萬里垂念連艘之可畏漏卮之宜戒

察臣累奏情詞乞勅兵部覆議惟以除惡務本之義主斷于上更不爲他說所搖使臣別無顧忌所司別無觀望同心所在良圖自出海道或有清寧之時不然小民未見有利臣且下日有禮臣不足惜陛下東南之顧未已也臣不勝激切恐懼之至

哨報夷船事

安插貢夷

該臣看得海寇久肆猖獗見調兵船會勦雙嶼賊巢似此求貢夷船不可再令外泊遵奉勅命從宜處置一面宣諭朝廷威德取其後不援例等詞收入寧

波府城賓館安插聽候 明旨入貢、一面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具本題請外、續爲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將勦除雙嶼賊巢緣由、又爲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將審過賓館夷使周良等執稱占據雙港、使臣非所敢知、見獲夷賊稽天等執稱叛賊朝見國王、哄騙貲本、遠夷畏服、在此一舉、召釁速禍、亦在此一舉、合行議處緣由、又爲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將寧波奸人投書夷館扇惑夷心、教誘爲亂、已經省諭安息、合行跟究

緣由俱于本年五月二十五等日具本題請外續准
禮部咨開覆議臣四月初六日具題前事內稱本夷
自嘉靖十九年本部申明約束移咨國王知會去後
及今始一再來而周良先期求入人至六百有餘船
復加以副軍名色是彼於我明例未嘗一一遵行况
彼東夷素稱狡獪又安知其不故爲是以覘我中國
守法之疎密以爲彼之敬忽耶其嘉靖十八年入貢
夷使數逾百人原非曲縱緣念該國自新之初姑崇
寬大以示招懷今則事體已定約束已明止宜畫一

守之不可少有踰越，以啓其驕縱之習。苟今復事姑容，不行裁沮，則不惟糜錫有糜費之煩，地方罹騷擾之患，亦恐夷使將來指爲口實。後之驗放，難以持循。是中國一定之法，不信於異域矣。所據本夷過多人船，實與明例有違，難以別議。合無行彼處巡撫，將本夷方物船隻人數，查照節年題准舊制，分別去留停當。然後容其進港，起送五十人到京，餘者存留聽賞。其過多人船，省令回國，仍量加犒賞，以慰其心。務使懷柔有制，馴擾不苛，則上不違朝廷之法，守下不

失遠人之懼心，邊釁永消而海防有賴矣。等因題奉聖旨轉咨到臣，備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爲照海寇勾引各夷，占據雙嶼，相傳二十餘年，劫擄人財，無慮數千百家。臣舉事之初，求貢夷人數貳六百，外洎經年，城府率奸，聲勢相倚，軍機所係，間不容髮。地方安危，國體輕重，俱在一時。臣開創軍門，責任至重，業已遵奉專勅，從宜處置之命。宜諭安插矣。勦除賊巢之後，夷館私通出入，又嚴爲禁制矣。是臣之宜諭。卽朝廷之大信也。臣之勦除禁制，卽申國之大法。

也。奸人之扇惑教誘，臣之不敢姑容也。彼之狡獪，所以規我守法之疎密者，正在於此。彼之驕縱，所以雖有扇惑教誘之奸，而不能終違面審親筆之信者，亦在于此。彼之遵守約束，安心在館，不敢如往年沿途驚擾出外交通者，亦在於此。向使機事不密，處置失宜，雙嶼之巢難傾，而衆夷之亂先作，於時師老無功，官民荼毒，不知糜費何極，騷擾何狀也。今撫慰既定，乃欲執詞發回，則衆夷必以臣爲不足信，其後不援例之詞，亦將反覆，而奸人扇惑之計遂行，教誘之言

公自註云：對人休懸和司主客深

文以款行今發回夷使以激變中傷也蓋以通

○ 蘇某謂人皆不便○ 微取其事此亦一端也

遂動臣且不免誤事之罪。雖有畫一之法，亦無所施矣。何也。六○百○人○之○歿○命○易○制○百○餘○年○之○夷○釁○難○開○耳○。臣奉命勦除海寇，禁制夷館，而羣奸聚囂，百計構陷。臣累經奏聞，至今不知忌憚。禮部駁回之意，若藉嘉靖十九年申明知會之咨，堅其今日後不爲例之約。是正所謂懷柔有制，馴擾不苛之道。萬一搖奪于聚囂溝陷之口，邊釁決不可消，海防決不可賴。且安插已久，無港可進，無從奉行。臣節該今奉勅命，地方未盡事宜，亦聽爾便宜處置。欽此。欽遵。今據三司各道

衛府提舉司、合辭交稱、發回夷伴不便、臣謹以便宜處置、一面催督委官管送夷使周良等五十員名起程、一面依擬容留賓館暫住、候風便諭遣歸國、

雙嶼填港工完事

填塞雙港

案照先爲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該臣題開本年四月初七日、先將密計、動調官兵、勦捕雙嶼賊巢緣由、一面具本題知、一面行福建都指揮盧鏜、會同魏一恭相機進勦、就於雙嶼分兵屯據、爲立營戍守之規、共圖一勞永逸之計、及申明賊據雙

嶼則賊處其逸。我據雙嶼則賊當其勞之說。未據回報。一聞九山之捷。平時以海爲家之徒。邪議蠡起。搖惑人心。沮喪士氣。催據魏一恭回稱福兵俱不願留。雙嶼四面大洋。勢甚孤危。難以立營戍守。只塞港口爲當。臣亦扶病至定海縣。督察軍中事情。慰勞將卒。衆復感奮。願留報效。五月十六日。臣自霽衢所親渡大海。入雙嶼港。登陸洪山。督同魏一恭等。達觀形勢。就留福建指揮張漢千戶。劉定夏綱百戶。張鐸。原領兵船在彼。分定中軍。并南北上哨。各添官兵相兼防

守惟立寨之說衆以爲非，因念濟大事以人心爲本，論地利以人和爲先，姑從衆議，行令動支錢糧聚椿採石填塞雙港等因，於五月二十五日具題外，本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裴紳題爲條陳海防事宜，以備採擇以安地方事，內一件防賊巢訪得賊首許二等糾集黨類甚衆，連年盤據雙嶼，以爲巢穴，每歲秋高風老之時，南來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賊黨不散，用哨馬爲遊兵，脅居民爲嚮導，體知某處卑弱，某家殷富，或冒夜竊發，或乘間突至，肆行劫虜，畧無忌憚。

彼進有必獲之利，退有可依之險，正門庭之寇也。此賊不去，則寧波一帶永無安枕之期。但前項地方，懸居海洋之中，去定海縣不六十餘里。雖係國家驅遣棄地，久無人烟住集。然訪其形勢，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濶約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各水口賊人晝夜把守，我兵單弱，莫敢窺視。臣以爲必須合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而動。然後可以驅逐之去，永絕禍本。賊除之後，卽將此地立爲水寨，屯軍聚守，勿令空

閒復爲賊人所據，庶外足以拒賊，內足以藩屏，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今據前因爲照浙江定海雙嶼港，乃
海洋天險，叛賊糾引外夷，深結巢穴，名則市販，實則
劫虜。有等嗜利無恥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貲
本，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誑領官銀，無謀者質當
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託假借，雙桅三桅
連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罇，率得
厚利，馴致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爲衣食父母。遠近
同風，不復知華俗之變于夷矣。雖有沿海官兵之設

如臣先奏所謂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
逃于公案隨俗則有利而無害犯法亦遠害而近利
非漫言也不然何近日雙嶼一傾怨讎四起防閑夷
館之禁少嚴謀殺撫臣之書遂出此中華何等地耶
人心內險雙嶼外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先該前巡
按御史裴紳議合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驅
逐立寨戍守該六部覆議行臣會同南贛都御史龔
輝計議此誠兵燹重務地方至計也本年四月初七
日雙嶼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達觀入港登山凡

踰三嶺直見東洋中有寬平古路四十餘日寸艸不生賊徒占據之久人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官兵屯守既嚴五月十日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九十餘艘已經奏報其流入南直隸地方僅三四艘便成震動是雙嶼之為要害甚大而浮言之為讒間甚明矣夫蠻夷猾夷寇賊姦宄堯舜之世在所不免茲益伏遇 聖明在上海岳效靈不煩會兵待時立寨戍守之勞而埽穴塞源沿海安堵往年塗炭之民頗有壺漿迎師耆老垂涕之風特窮廬荒遠無勢

無力有情不能上達耳